

功能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在语用学上的对立与交汇

封宗信

摘要:功能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在研究方法和最终目标等关键点上有重大分歧,在语用学上有对立也有交汇。韩礼德的“语法”针对语篇在语言系统里的“语义示例”,分析框架里没有语用学的位置,但吸收了会话分析和格莱斯语用学的精髓,也涉及语用学关心的其他核心议题。乔姆斯基的“句法”针对抽象的规则系统,但他的“语言能力”论涉及说话者语言使用的知识,“语用能力”论为语用学提供了一个理论概念。他们共同的符号学视野和对语言使用的思考为后续学者的“语用转向”奠定了基础。功能语言学对话语分析、文体学、翻译研究等学科有深远影响,可视为实用语用学;生成语言学重视句法—语用关系及语义—语用接口研究,可视为理论语用学。两派理论共同丰富了当代语用学在理论与元理论层面的发展,对探索能力与运用的结合点和全面分析语言使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语言能力;语用能力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5)01-0008-07

Abstract: In spite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ultimate goals of linguistic inquiry,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 linguistics have divergences and confluences in pragmatics. Halliday's "grammar" deals with "the instantial aspect of semantics" of discourse in linguistic systems, with no place for pragmatics. But 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has successfully incorporated insights from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Gricean pragmatics and touched upon other central topics in pragmatics. Chomsky's "syntax" focuses on abstract systems of rules, but his theory of "linguistic competence" involves the speaker's knowledge of appropriate language use and his reflections on "pragmatic competence" have provided a theoretical concept for pragmatics. Their semiotic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use have laid solid foundations for the "pragmatic turns" of their followers. In view of its profound impacts on such disciplines as discourse analysis, styl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Systemic-Functional pragmatic theory can be taken as an applied pragmatics; considering its foci on syntax-pragmatics relations and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Generative pragmatic theory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theoretical pragmatics. The two schools of linguistics have collabora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metatheory in contemporary pragmatics and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tudy of competence-performance connect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language use.

Key words: pragmatic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Generative linguistics; linguistic competence; pragmatic competence

1.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在语言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语言学理论的最终目标等关键点上有着重大分歧。随着各自的理论不断发展,两派理论有交汇:韩礼德关注语言生成,乔姆斯基也不漠视语言使用。他们都探讨过语用学问题,但谁的理论框架里都没有语用学。21世纪以来,两派学人在语用学上的交汇和语用转向愈加明显。本文拟讨论韩礼德与乔姆斯基对语用学理论的思想及其对后续学者语用转向的深远影响。

2. 符号学视角下的语用学

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莫里斯(Morris 1938: 29)参照哲学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造

了一个新词 pragmatics,指与 syntactics 和 semantics 构成的符号学三个维度之一。但当代语用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与他几乎无关。这是因为莫里斯符号学层面的“符句学”“符义学”“符用学”是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的上位理论(封宗信 2017)。莫里斯指出,符号学具有双重功能,是“符号的普遍理论”(1938: 5),也是科学;既是科学里的一门科学,又是其他“所有科学的一个工具”(1938: 56)。在符号学框架下衍生、分野,并与其共存的当代语用学,已发展为一个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跨学科多面体——有作为科学和科学工具的语用学、作为元符号学和元语言学的语用学、作为社会符号学的语用学之分(封宗信 2017)。虽然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有很多,但莫里斯提出的三大符号关系和符号学维度在理论上勾画了语言学的核心。

韩礼德视语言为社会符号。他绕开了“句法”这一术语,坚持语言研究不应只探索语言学家提出的问题(Halliday 1987: 3)。他认为,在“句法—语义—语用”的语境里,普通符号学的定义标准来自语言以外;在“语义—语法—语音”这个语境里,语法分为句法与形态,定义标准来自语言内部。而语言的编码系统里既有一对一的关系,也有不同层级的体现关系;语言使用的示例有多种变异,语义系统里有更微妙或更细腻的区别(Halliday 1978: 43-44);把语篇特征与语法里的系统模式联系起来的“语篇语义学”已经涵盖了语用学(Halliday 2002[1996]: 412)。乔姆斯基视符号学理论为语言形式的上位理论,并在这个高度上论述过语言学问题(Chomsky 1975a: 20)。他与韩礼德截然不同,认为语言学家应该是“理论心理学家”(Chomsky 1975a: 37),研究理想说话人内化的语言能力和知识的探索,所以对语言的的实际使用没有兴趣。但他的科学方法和哲学基础都超越了句法学,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提出了深刻见解(Kasher 1998),为理论语用学做出了巨大贡献(Allott & Wilson 2021)。

3. 韩礼德的语用观

韩礼德的“语法”概念针对的问题是“这些意义是如何表达的?”而非“这些形式有什么意义?”(Halliday 1985: xiv)。他认为“句法—语义”对立把“语用”排除在外,以理想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和知识为对象的语言研究极力排斥语料,忽视了语言的的实际使用(尤其是口语)对描写语言结构的价值(Halliday 2002: 9-10)。随着语篇语言学的诞生,形式主义框架下的问题日益突出,语用学才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语用学是在与语言学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理论来自哲学与社会学,基本上与语法没有什么关系,而“语用学事业”的成功有许多其他因素。

韩礼德认为,以解释语言为己任的功能语言学有充足的理由把语用学纳入麾下。理解系统是理解语篇的关键,语篇是语言系统被示例的形式,因此语用学是“语义的示例维度”或“示例语义学”(the semantics of the instance)。虽然语法很复杂,而且分析一个语篇的词汇语法费时费力,但任何能把注意力吸引到语言以外的信息都值得重视,因为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许多问题不都以语言为中心。韩礼德承认话语依赖于推理、世界知识等因素,但他认为任何语言的使用都是产生意义的

语言现象,因此只有扩展并丰富语义学,把所有现象都看做语言的系统与过程的一部分(Halliday 2002: 11)。他还指出,虽然用语法学(grammarics)解释推理关系并不容易,但要解释的关系不外乎意义关系。虽然这些关系比我们熟悉的词汇语法里的单个语义关系(如上下义、归一性、语态)复杂得多,但没有本质区别:它们不是大脑里的另一种独立运作,因此完全有可能通过语义示例把这些推理方式整合到语言模式里。韩礼德也承认,体现(realization)和示例(instantiation)这两个概念有待继续探索(2002[1996]: 412-3),把语篇特征与语法里的系统模式联系起来会遇到一个问题:该不该有一门独立的语用学?

随着功能语言学理论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韩礼德改从语法内部出发看待体现与示例,把语法作为思考“语法学”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所有理论都可以用自然语言识解,因此都由语法构成(Halliday 2002[1996]: 416)。他的语法学以不同于形式逻辑的语法逻辑建模人的语法思考,既是元语法,也是元语法理论。但功能语言学理论既涵盖语用学但分析框架里没有语用学部分,这是韩礼德不大好解释的。

鉴于语用学理论涵盖了语言哲学家们提出的经典理论以及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民族志学、交际理论、关联理论等,有必要指出,虽然功能语言学是有关语言使用的理论,但不等于分析哲学家(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家)的理论,也不等于社会语言学和交流理论。虽然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语用学领域受到广泛重视(见牛津、剑桥等四套《语用学手册》,Horn & Ward 2006; Allan & Jaszczolt 2012; Barron *et al.* 2017; Huang 2017),但语篇语义学无法取代语用学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也涵盖不了具有经典与当代、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验等之分的语用学。韩礼德的贡献在于为功能语言学进一步容纳语用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4. 乔姆斯基的语用观

乔姆斯基重视抽象的语言能力而忽视语言运用,这是很多学者的共识。但在语用学尚未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之前,乔姆斯基就提出过有关语言使用的理论。他写道,说话者获得的语言知识构成了“一个隐含理论”,这个理论能预测潜在物理事件的语法结构以及“正确使用的条件”(Chomsky 1962: 528)。他强调过语言学理论最关心的问题以及理想的说者—听者在“实际运用”中如何使用

自己的语言知识(Chomsky 1965: 3),他认为“语言使用”(language use)的理论就是“运用”(performance)的理论(Chomsky 1965: 9),比Kasher(1977)和van Dijk(1977)等语言学家把句子与话语语境适配的合适条件视作语用学的主题而提出的“语言使用的理论”早。20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主张研究语言形式与意义以及使用语言的恰当条件(Chomsky 1975a: 20),但他认为有关说话者意向的理论只对成功交流的理论有贡献(Chomsky 1975b: 64),而不是语言学理论。人可以脱离社会语境使用语言表达或澄清思想,因此语用能力是一个独立系统。

20世纪80年代,乔姆斯基明确提出“语用能力”概念^②,即“把语言置于其使用的机构场景,并把意向和目的与当下的语言手段联系起来”的能力和“与各种用途一致的恰当使用的条件和方式的知识”,也可能包含格莱斯的“会话逻辑”(Chomsky 1980: 224-225)。他指出,一个人可能完全具备语法能力但不具备语用能力,因此很可能有另一个负责语用的心理官能(Chomsky 1980: 59)。这个论断与Hymes(1972: 280)提出的“(潜在)语法能力”与“(潜在)运用模式/规则”的对立一致。20世纪90年代,乔姆斯基引用科学研究证据指出,人类概念系统和语用能力一道有别于内在语言(语法能力)(Chomsky 1992: 212)。他认为,运用系统(performance system)与特定语言相关,属于语言观能,但又与特定语言不相干:语言环境会变,但认知系统中的运用系统不变(Chomsky 2015: 2)。他声称自己的看法是概念性(conceptual)假设,但也并非跟实证性没有关系(Chomsky 2015: 17)。乔姆斯基还多次提到,对运用系统的研究难以取得进展,是因为没有准确的术语来描写,实践研究的可行性也不大,人故意反向行事的情况就难以解释。从哲学家格莱斯的视角看,会话中的合作以“理性的”话语交流为前提,遵循或违反约定俗成的会话准则都在体现合作原则,目的在于表达会话含义(封宗信 2008)。哲学家提供的是概念分析。乔姆斯基如果同时对能力和运用两个系统概括出逻辑规则,也许贡献会更大。

乔姆斯基对语言的恰当使用和语用能力的论述,被Kasher(1998)称为乔氏语用学理论的“薄”版与“厚”版。乔姆斯基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何为语言知识?语言知识如何获得?语言知识如何使用?(Chomsky 1986: 3; 1988: 3),其中第三个问题涉及语言的产出和接受,创造性的语言产出

源于语言的设计特征,其根源没有得到解释,这不是语言学独有的问题。Kasher(1998)指出,这是笛卡尔问题的翻版,难以解决,并不是不能研究语用学的托词。语言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会产生这三个基本问题,其中第三个不是语用学问题,而是语用这一组成部分的创造性问题。语用学是以某种方式获得的知识体,并通过实施语用学里包含的创造性成分圆满回答了乔姆斯基的三个基本问题。

Kasher(1991, 1998)指出,乔姆斯基的“使用”有两种不同意义。语用学里的核心问题是,表达的信息总比实际说出的话语信息量大,超出了句子的语言编码意义。语用过程依赖共享的背景或语境信息,通过双方合作努力才能完成。乔姆斯基却认为,在被解释的语义资源与被使用的语义资源所表达的思想之间有一条鸿沟(Chomsky 1995: 29)。自从格莱斯区分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并提出会话含义理论(Grice 1975)以来,语用学的重点是研究听话人如何识别言外之意,听出弦外之音。21世纪以来,语用学对明确的真值条件句等的贡献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尽管话语理解过程复杂而且所需的语境信息都不明确,但说者与听者在一瞬间就可以完成,这是语用学不能回避但难以解决的问题。

Hymes(1972: 270-271)指出,乔姆斯基的理论视角非常重要,但他混淆了想象与实际观察,只有明确包含社会文化要素的理论才能解释交际活动中的儿童行为的真实情况。乔姆斯基却认为,交流过程的本质是听话人肯定有某种意向假设,在调用心智系统里的证据去解析话语。不论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都必须做出理论解释,这才是解释性语用学的关键;语用能力是限于语言使用的概念,而非语言交流的概念。意向性以及语言使用的普遍问题不应该属于自然探索领域(Chomsky 2015: 27)。

乔姆斯基坚持用心理主义术语描写情境,但也承认有些概念需要来自人类学研究(Chomsky 1965: 195)。语言使用和语用能力理论始终是在“语言能力”大前提和大背景下的理论思考,超越了经典语用学理论和交流理论,解释性语用学是元理论高度上的理论,对许多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艺术和文学理论。Bierwisch(1965)和Halle & Keyser(1966)针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提出的“诗学能力”,Hymes(1972[1966])强调社会文化理论的重要性而提出的“交际能力”和“文化能力”,Lakoff(1973)强调语言和非语言语境因素的

重要性而提出的“语用能力”, Canale & Swain (1980)提出的“语法能力”“社会语言学能力”“策略能力”等,都是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概念的扩展。Culler (1975)提出的“文学能力”, Thomas (1983)提出的跨文化“语用能力”以及此后学者们相继提出的叙事能力、情感能力、隐喻能力、认知能力、多模态交际能力、象征能力等,无不以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的界定为蓝本。

乔姆斯基的语用学理论触及了语言使用情境里意向与目的、语言手段、具体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多重关系及其后面的复杂机制。社会语言学家关注实际使用语言的能力和知识,为语用学提供了方法。而乔姆斯基关注内在知识的解释性理论,为语用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他把生成语言学研究范式里的理论目标、科学方法、哲学基础输入到语用学,把语言使用的变体或内在约束条件的研究提升到与句法理论同样重要的地位(Kasher, 1991, 1998),为语用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官能与数感等“心理器官”跟心脏、视觉系统、运动协调及计划系统没有本质区别(Chomsky 1980: 39)。心理系统的相关能力具有物种普遍性,也有独特性。他一贯认为语言不同于概念系统和语用能力系统,并强调具体语言的理论是语法,诸多语言的理论及其生成的表达是普遍语法,而普遍语法是有关语言官能的相关部分初始状态的理论(Chomsky 2015: 153)。学界对他的观点有褒有贬。如 Stemmer (1999: 395)指出,仅研究“普遍的推理或解决问题的能力”毫无意义,因为一旦研究真实案例就会发现具体机制都是假设。而 Allot & Wilson (2021)认为乔姆斯基语用学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认知科学。他的能力(competence)与运用(performance)之分对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分野有重要作用,对生成语法理论关注话语的真值条件有直接影响;广义的语用学既包括格莱斯的“说者意义”论,也包括乔姆斯基的语言使用论;研究明确意向交流的理论是行为理论和言语理论的组合。尤其是语用学已经开始研究婴儿的显性交流,任何与人类交流有关的现象和过程都是语用学研究的对象。

5. 两派理论在语用学上的交汇

功能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对立由来已久,关注的问题却有很多共同之处(Feng 2022),后续两派学者在语用学层面的交汇也属必然。虽然功

能语言学与语用学有互补性(朱永生 1996),但功能语言学的隐性语用观有其突出的问题:它的模式里没有独立的语用部分(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12),其理论框架也没有提供话语语用学的分析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把语义学与语用学混为一谈,无法解释不同的解读立场,分析方法过分依赖社会理论而出现模糊和混乱(Widdowson 1995, 1998);一些理论家在选材时带有偏见,先入为主(O'Grady 2019: 473),分析既没有客观性也缺乏说服力;虽然功能语言学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但话语分析是另一门独立学科。Crystal (2013: 239-41)指出,话语分析领域里的语义、语篇和语用研究太少,应该从语用视角研究口语与书面篇章。

Berry (2016)研究了话语交换偏离常规的方式、功能与变体,在事实上把会话分析与格莱斯语用学吸收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Bartlett 2019: 298)。Fawcett 通过研究英语的声调指出,典型的声调系统网络是适于分析语言示例的描写性框架(2014: 325),有必要建构一个专门研究英语语调和标点法的“生成系统功能语法”(2014: 396)。这些研究标志着功能语言学明确的语用转向及与生成语言学的交互。

乔姆斯基认为,强调语言的本质属性没有意义,坚持“语言为使用而设计”或“为实现功能而衍生”的看法不解决任何问题。这也算是对韩礼德的间接批评。乔姆斯基期待在语言属性与使用方式之间发现联系点,认为运用系统分为发音—概念系统与概念—意向系统两个类型(Chomsky 2015: 154),普遍语法提供了可允许规则系统的格式,任何对这种格式的“示例”都构成了一个具体的语言(2015: 156)。“示例”是功能语言学的—个理论术语(Matthiessen *et al* 2010: 121),在乔姆斯基笔下出现,意味深长。

生成语言学家句法分析的语用学转向至少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Birner 1992),包括在音系与语义的接口研究主题与焦点结构(Bocci 2009),在语义学与语用学的接口把主题与焦点看做信息属性表达的关键要素(Rizzi 2013: 444)。生成语言学对小句功能结构研究,使自然语言句法的理论与描写研究走向纵深,既推进了乔姆斯基 1957 年提出的曲折变化形态学与句法学的接口研究,也通过分析句法位置与具体语篇功能的关系推进了句法—语用接口的研究,从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系统地研究句法结构(Rizzi 2013: 454)。Polinsky

(2013: 604)的研究发现,前置词选择的易变性受制于语用/语境或世界知识,有些运作并不需要在句法里进行解释;Büring(2013: 880)发现,向脱位位置(dislocated positions)的移动研究需要语用部分的特定解释,涉及到由句法到语用的映像本质。Zeijlstra(2013: 806)指出,过去几十年里,自然语言推理是句法、语义、语用领域的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剑桥生成句法学手册》(den Dikken, 2013)共引用了18条语用学文献,进一步标志着生成语言学由句法到语用的转向。

生成语言学对句法结构、信息结构、韵律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了与“合格”韵律结构不匹配的结构(Büring 2013),对引导生成语言学走向语篇分析和语用学有积极作用。韩礼德提出的“一致性”(congruence)概念也出现在生成语言学研究里(Büring 2013: 880)。以生成语法理论为背景的语法化研究对语义—语用因素的重视,与功能语法理论有重合的趋势。Banks(2019: 427)指出,语法化研究的最新发现亦能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术语表述。

功能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最重要的交汇点是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黄衍(Huang 2017)指出,以Reuland(2011)为代表的生成句法分析说明,照应依存及其跨语言变异由语言系统里的词汇、句法、语义、语篇成分的互动而自然衍生,这是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个突破,即可以去除乔姆斯基假设的所有具体约束条件,用不同于最简方案里的一些基础原则去解释。这一新动向是我们理解照应与约束的重要进展,尽管生成句法学的重点仍然是照应与约束的句法和语义,但最新的生成分析已凸显了语法以外的因素及语用因素所起的作用(Huang 2017: 75)。虽然修正后的新格莱斯语用照应理论与句法和语义分析方法不同,但一些照应模型的解释是通过语用方式丰富其意义(如会话含义)而来。新格莱斯语用理论完美解释了生成句法分析束手无策的许多照应模式,因此,乔姆斯基的后两个约束条件(代名词在管辖区内不受约束;指称词不受约束)不独属于生成句法学,而可以归入语用学(Huang 2017: 76)。

语用学家也非常重视生成语言学家的贡献。Levinson(2017: 201)指出,在生成语义学阶段,语言学家越来越关注语言使用以及句子对其使用的语境编码,尤其是Gordon & Lakoff(1971)的间接言语行为研究。Brown(2017: 384-385)指出,20世纪70、80年代的语言礼貌研究有三种方法(视礼貌为社会规则或规约、恪守礼貌准则、策略性面子管

理),后两种都受生成语义学影响,共同推进了礼貌话语建构的普遍理论。Fetzer(2017: 268)指出,话语行为的产出与阐释植根于语言的构成要素:句法、形态、音系、语义、语用。虽然句法的结构单元在传统语法、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系统语法、结构语法里层次不同,术语各异,但结构单元在等级体系结构序列里呈线性排序,以实现语法功能,这是基本事实。

当代语用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Carston(2000: 87-88)指出,语用学理论与语法理论有联系但也不同,语用学理论解释运用机制而非知识系统(能力)。哪些生成语言学概念能使语法进入语用学领域,不同的语用学理论有不同的看法。关联理论语用学与生成语法同属于认知科学。认知语用学关注能力系统还是运用系统?能力系统属于语言能力系统的一部分还是别的能力?运用系统属于语言运用系统还是别的运用系统?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Horn(1988: 131)把语义与语用的关系比作能力与运用的关系,而Carston认为,恰如运用机制使用语法知识系统构建句法结构,语用推理机制使用被编码的语言意义来解释话语。关联理论语用学不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它处理的并不是语言刺激,而是有意向的交流过程中所有明确的刺激。语言及其他符号系统的组织是客观存在,用关系术语建模与用模块术语解释语言(Matthiessen 2015)只是殊途,并非不能同归。当代语用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显然需要不同学派与时俱进,共同努力。

6. 结语

功能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在许多问题上对立,但对语用学地位的态度有和而不同的相似之处。韩礼德的理论框架不包括语用学,但他开创的语言学是“社会人”使用语言的理论。乔姆斯基认为语用学不属于语言学理论,但他强调语言形式的理论与确定意义的关系,非常重视“理想的”说者/听者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Chomsky 1975a: 20)。韩礼德忽视了语义学与语用学是不同的符号学维度。乔姆斯基并没有提供语用学分析框架,但他的论述在哲学和认知科学高度直击语用学理论的核心,为日常语言哲学家和不同理论学派的语言学家提供了真知灼见。他的理论还有重要的“批评理论”价值,被奉为许多学科领域的经典(封宗信 2020)。文学理论家德曼指出,理论不该以实用性考虑为出发点,理论关注的是意义与

价值产生的方式,而不是意义与价值本身(de Man 1986: 4);理论是对普通概念、原则和标准进行的拷问(de Man 1986: 7)。

功能学派与生成学派对话不畅的局面依然存在。但是两派理论的追随者在语用学上的交汇越来越多,“语用转向”越来越明显,这是历史的必然。功能语言学框架已成功吸收了会话分析和格莱斯语用学,影响了话语分析、文体学、翻译研究等许多学科,可视为实用语用学;生成语言学对句法—语用的关系以及语义—语用界面研究成果显著,可视为理论语用学。两个学派都有理论和元理论的成分,对推动当代语用学的发展,探索理论与运用的结合点和全面分析语言使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 ① 本文是 2024 年 5 月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功能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高端论坛”上的主旨报告修改版。衷心感谢《外语教学》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 ② Robin Lakoff 在 1973 年就提出了“语用能力”概念,包括两条规则:1、清楚明了;2、彬彬有礼。

参考文献

- [1] Allan, K. & K. M. Jaszczolt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 Allott, N. & D. Wilson. Chomsky and pragmatics [A]. In N. Allott, T. Lohndal & G. Rey (eds.). *A Companion to Chomsky* [C]. Hoboken, NJ: Wiley Blackwell, 2021: 433-447.
- [3] Banks, D. SFL and diachronic studies [A]. In W. L. Bowcher, L. Fontaine & D. Schönthal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410-432.
- [4] Barron, A., Gu, Y. & G. Stee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 London: Routledge, 2017.
- [5] Bartlett, T. Models of discourse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 In W. L. Bowcher, L. Fontaine & D. Schönthal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259-282.
- [6] Berry, M. Dynamism in exchange structure [J]. *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2016(1): 33-55.
- [7] Bierwisch, M. Poetics and linguistics [A]. In D. Freeman (ed.).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 [C].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96-11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1965)
- [8] Birner, B.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Inversion in English* [Z]. PhD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92.
- [9] Bocci, G. *On Syntax and Prosody in Italian* [Z].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iena, 2009.
- [10] Brown, P. Politeness and impoliteness [A]. In Y. Huang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83-399.
- [11] Büring, D. Syntax,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prosody [A]. In M. den Dikken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860-895.
- [12] Canale, M. & M. Swain.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1): 1-47.
- [13] Carston,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tive grammar and (relevance-theoretic) pragmatics [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000(20): 87-103.
- [14] Chomsky, N. Explanatory models in linguistics [A]. In E. Nagel, P. Suppes & A. Tarski (eds.).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528-550.
- [15]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 [16] Chomsky, N.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a.
- [17] Chomsky, N.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5b.
- [18] Chomsky, N. *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9] Chomsky, N.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M]. New York: Praeger, 1986.
- [20] Chomsky, N. *Language and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 [21] Chomsky, N. Explaining language use [J]. *Philosophical Topics*, 1992(1): 205-231.
- [22] Chomsky, N. Language and nature [J]. *Mind*, 1995(104): 1-61.
- [23]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
- [24] Crystal, D. Clinical linguistics: Conversational reflections [J]. *Clinical Linguistics & Phonetics*, 2013(4): 236-43.
- [25] Culler, J.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 [26] de Man, P.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 [27] den Dikken, M.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8] Fawcett, R. The meanings and forms of intonation and punctuation in English: The concepts required for an explicit model [A]. In W. L. Bowcher & B. A. Smith (eds.). *Systemic Phonology: Recent Studies in English* [C]. Sheffield: Equinox, 2014: 324-401.
- [29] Feng, Z. (封宗信). The logical nature of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and “grammatical logic” [J].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2014(3): 232-241.
- [30] Feng, Z. (封宗信). The interaction and rhetorical conflict between Systemic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2022(1): 1-33.

- [31] Fetzer, A. Context[A]. In Y. Huang(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gmatic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59-276.
- [32]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P. Cole & J. Morgan(eds.). *Syntax & Semantics 3: Speech Act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 [33] Gordon, D. & G. Lakoff. Conversational postulates[A]. In P. Cole & J. Morgan(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83-106. (Originally presented at the 7th Regional Meeting,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1)
- [34] Halle, M. & S. J. Keyser. Chaucer and the study of prosody [J]. *College English*, 1966(3): 187-219.
- [35]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Arnold, 1978.
- [36]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 [37] Halliday, M. A. K. Introduction; A personal perspective. In J. J. Webster(ed.). *On Grammar: Vol. 1 of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London: Continuum, 2002: 1-14.
- [38] Halliday, M. A. K. On grammar and grammatics[A]. In J. J. Webster(ed.). *On Grammar: Vol. 1 of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C]. London: Continuum, 2002[1996]: 384-417.
- [39]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M]. London: Cassell, 1999.
- [40] Horn, L. Pragmatic theory[A]. In F. Newmeyer(ed.). *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 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3-145.
- [41] Horn, L. & G. Ward(eds.).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C]. Oxford: Blackwell, 2006.
- [42] Huang, Y. Neo-Gricean pragmatics[A]. In Y. Huang(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gmatic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47-78.
- [43]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A]. In J. B. Pride & J. Holmes(eds.). *Sociolinguistics. Selected Readings*[C]. London: Penguin, 1972: 269-29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6)
- [44] Kasher, A. What is a theory of u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77(1): 105-20.
- [45] Kasher, A. Pragmatics and Chomsky's research program[A]. In A. Kasher(ed.). *The Chomskyan Turn*[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122-149.
- [46] Kasher, A. Chomsky and pragmatics[A]. In A. Kasher(ed.). *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535-536.
- [47] Lakoff, R. The logic of politeness: or, Minding your p's and q's [A]. In C. Corum, T. Smith-Stark & A. Weiser(eds.). *Papers from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C].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3: 292-305.
- [48] Levinson, S. C. Speech acts[A]. In Y. Huang(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gmatic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0-216.
- [49] Matthiessen, C. M. I. M., K. Teruya & M. Lam. *Key Terms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Z]. London: Continuum, 2010.
- [50] Matthiessen, C. M. I. M. Halliday on language[A]. In J. Webster(ed.).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M. A. K. Halliday*[C].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137-202.
- [51] Morris, C.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 [52] O'Grady, G. SFL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In W. L. Bowcher, L. Fontaine & D. Schönthal(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462-484.
- [53] Polinsky, M. Raising and control[A]. In M. den Dikken(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78-606.
- [54] Reuland, E. *Anaphora and Language Design*[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 [55] Rizzi, L.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 and cartography[A]. In M. den Dikken(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25-457.
- [56] Stemmer, B. An on-line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On the nature of pragmatics and related issues[J]. *Brain and Language*, 1999(3): 393-401.
- [57] 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2): 91-112.
- [58] van Dijk, T. *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M]. London: Longman, 1977.
- [59] Widdowson, H.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5(3): 157-72.
- [60] Widdowson, 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8(1): 136-51.
- [61] Zeijlstra, H. Negation and negative polarity[A]. In M. den Dikken(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793-826.
- [62] 封宗信. 格莱斯原则四十年[J]. *外语教学*, 2008(5): 1-8.
- [63] 封宗信. 当代语用学的多面性及其符号学维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5): 675-687.
- [64] 封宗信. 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集[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1): 3-19.
- [65] 朱永生.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的互补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1): 6-10.

作者简介:封宗信,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理论、语用学、文体学、叙事学、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 吕生禄